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孟家莊勇士降妖 首陽山征人失路

詞曰：漫道妖氛累，自有高人對。三更古廟戰相爭，醉醉醉。功成遍被，贏得終朝，酒食滋味。得際能安睡，失魄天涯淚。崎嶇跋涉嘆伶仃，悔悔悔。回首斜陽，不知夢裏，可期相會。

右調《醉春風》

話說鄭恩在那廟中打下一物，在地亂滾，滾了一回，到著窗子跟前，被檻擋住，就不滾了。走上幾步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個泥塑神頭，被棗木棍打下來的。鄭恩卻不識得，即便哈哈大笑道：「咱疑是妖怪現形，誰知是個木墩頭。樂子正要個枕頭，好去睡覺。」說罷，拎將起來，放在供桌上。此時天已昏暗，鄭恩將火種兒取出火來，點了香燭。等候多時，並不見有妖怪出來。肚中覺得餓了，見這現成酒肉，觸著心懷，就把豬首拆開，蘸著醋蒜，張口便吃。又把油餅捲著椒鹽，到嘴便吞。先把兩項東西輪流吃盡，然後將牛肉用手撕開，慢慢咀嚼。看看吃得乾淨，掇起酒壇，對著嘴，咕嘟咕嘟的咽下，如渴龍取水，似蒼蠅吸血，不多時，把一壇火酒，都灌在肚裏了。抹一抹嘴，摸一摸肚，自覺歡喜道：「且不要管他有妖沒妖，樂子已自吃得肥嘴象意，趁這酒氣，睡他一覺再處。」把盤碟酒壇一齊放在壁邊地上，把神頭當作枕頭，因無行李鋪陳，祇好和衣而睡。棗木棍也眠在身旁。正值燭盡香殘，醞深神倦，躺在供臺之上，合眼酣睡。

將至三更時候，鄭恩正在睡夢之中，忽聽得風聲響動，猛然驚覺。爬將起來，帶著醉意，側耳聽那外面的風，真個刮得利害。祇聽得：

初起時，揚塵播土。次後來，走石飛沙。無影無形，能使砭人肌骨。有聲有息，堪令摧木飄零。穿窗入縫，浙瀝瀝，任他曲折飄揚。逐浪排波，吼訇訇，怎阻盤旋颶刮。且休言摧殘月裏婆娑，盡道是刮倒人間麓莽。助虎張牙，怪物將來撼山岳。從龍舞爪，兩師暴至暗乾坤。

正是：

蒼松翠竹盡遭殃，黑虎強神施本領。

鄭恩聽了風來得利害，下了供桌，提了棗木棍，斜步走到窗前，將雌雄二目往外一看，但見微微月色，正照庭心。聽那風過之時，頃刻天昏地暗，霧起雲生，落下傾盆大雨。這兩降下來，就有一怪，趁那風雨落將下來，兩腳著地，走上階沿，站立窗外，把鼻子連嗅了幾嗅，說聲：「不好，這個生人氣好生利害。」連說了二三聲，往後退走不迭。鄭恩醉眼朦朧，仔細一看，但見他怎生打扮：

頭戴金冠分兩叉，身穿鎖子梅花甲。攔腰繫繫虎皮裙，足上麻鞋逍遙著。頭高額狹瘦黃肌，臉縮嘴尖眼閃爍。金光如意手中拿，長耳直舒聽四下。

鄭恩看罷，滿心歡喜，暗自想道：「樂子生長多年，整日在家，但聽人說妖怪，不曾見面。今日纔得遇著，原來是這等形兒，也算見識見識。」忙伸虎手，輕輕的把窗撐開，提了棗木棍，躡將出來，大吼一聲：「驢球入的，你是甚麼妖精，敢在這裏害人？樂子特來拿你哩。」兩手舉棍，劈頭打下。那怪不曾提防，措手不及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忙用手中金如意火速交還。兩個殺在庭中，戰在廟內，這一場爭鬥，倒也利害。怎見得：

這個喊聲如雷，那個睛光似電。這個奮身快似箭，那個跋步疾如飛。這個是黑虎星官臨凡世，那個是麋鹿成精禍一丘。這個手舉酸棗棍，打去不離天靈蓋。那個執定金如意，迎來祇向額頭前。棍擊如意，迸出千條金線。如意迎棍，飄來萬道寒光。我拿你，報泄村坊之隱恨。你拿我，顯揚魔怪之騰挪。

正是：

盤旋來往相爭戰，不濟妖邪作祟精。

當下一人一怪，戰有二三十個回合，那怪本事低微，招架不住，轉身就走。鄭恩那裏肯捨，疾忙趕上前去，說聲：「你往哪裏走？今日遇著了樂子，休想再活。」說時遲，雙手舉起了棗木棍，把小眼兒看得親切那時快，祇見用力打下，啪的一聲響，正中在八叉金冠，打得那怪火星亂迸，立身不住，撲通一交，倒在塵埃。鄭恩見他倒了，趁勢兒火速用棍，又是兩棍，祇打得腦漿迸裂，登時氣絕，就把原形現出，月影之下，看得明白，乃是一個八叉角梅花點的大鹿，這金如意就是口內含的靈芝瑞草。鄭恩看了，卻不識得，把腳在肋上踢了幾腳，道：「你這畜生，祇得一隻獐野獸，也要成精作怪，吃人家的孩子。樂子看你再充得甚麼神道，冒得甚麼大王麼？」說罷，解下腰中鸞帶，拴住叉角，拖到格子窗前，繫在窗檔子上。回身取了棗木棍，走上殿來，依前把窗子關好。此時約有五更光景，因鬧了多時，酒已醒了。走至供桌跟前，躡將上去，放好了棗木棍，倒著身軀，枕著神頭，又是呼呼的睡了。有詩為證：

英雄生性喜貪睡，睡到深時夢不休。

莫道睡能誤大事，也曾睡裏建謨猷。

且說昨日該祭獻的老者，卻也姓鄭，自送鄭恩到廟，回至家中，心懷憂喜——喜的喜那黑漢口出大言，必懷絕技，此去果能擒獲妖精，不惟一雙兒女免了碎身之慘，且使合鎮人民永消後日之災，也算因禍得福，絕大的功德，憂的憂那世上的人，常見力不掩口，說來天花亂墜，做去一敗塗地，倘使今夜不能降伏，那黑漢自己既已遭殃，累著本村盡皆荼毒，豈非禍起於他，罪歸於我？這無遮無擋的事情，叫吾如何承受？因此左思右想，如坐針氈，如醉如痴，一夜未曾安枕。等至天明，抽身便起，即叫小使去邀了十數個鄰人，一齊奔至廟前，祇見廟門緊緊閉著。眾人推了幾推，卻也不開，遂又連推帶擊的敲了一陣，並不聽見裏邊答應一聲。那鄭老者心下著慌，便對眾人說道：「列位高鄰，老漢因昨日誤聽那掌櫃的話，說得如許容易，祇因要救孫兒心盛，一時差了主意，不辨好歹，把這黑漢送進廟中，祇說他本事高強，必能成功得勝，誰知也是個會說不會做的。你看這時敲門不開，又不聽見裏邊聲響，多分遇著大王，坑送性命了。他今一死不打緊，祇怕反惹大王惱怒，我等身家性命，定然難保。這事如何是好？」眾人說道：「你且莫要性急，此時關著廟門，未見黑白，怎知他的死活存亡？我們一齊動手敲著，再看他應也不應，便見端的。」說罷，各人擦衣捲袖，勇往直前，也有取了石子，也有拿了磚兒，有的搗了樹枝，有的攢著拳頭，大家哄到門邊，如擂鼓般的敲著。

鄭恩正在睡夢之中，猛然驚醒，聽得外面一片聲亂響，慌做一堆，祇道又有甚麼妖怪。坐起身來，提了棗木棍，跨下供臺。推開窗子，睜睛一瞧，早見天光透亮，紅日東升。側耳細聽，方知是外邊敲門聲響，即忙應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，樂子來開門了。」那外邊的眾人，正在那裏一陣緊一陣的亂敲，聽得裏面有了答應聲音，方纔一齊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這不是有人答應麼？」正說間，祇見鄭恩把門開了，放進鄭老者一行人。那老者見了鄭恩，提著棗木棍，軒軒昂昂，心下甚是歡喜，頓把愁腸放落了一半，說道：「君子，你一夜辛苦，這妖怪可曾見麼？拿住也不？」鄭恩哈哈大笑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樂子捉妖的手段，再也不曾落空，昨夜大鬧了一場，把他拿住，樂子怕他走了，故把棍兒打得腦袋裂開，將身拴住了。你們進來看看，便見真假。」那眾人雖然聽說拿了，尚未見個著落，終是膽怯，一個個挨前退後，你讓我推，免不得跟了鄭恩，走到殿前。鄭恩立在階沿，用手指道：「這個不是妖怪，倒是人麼？」鄭老者一見妖精已捉，全把愁腸放下，祇覺得心花開放，有喜無憂。那眾人看了，甚是驚駭，個個搖唇吐舌，從來不曾見這怪相。怎見得那妖精的樣兒？但見：

八個丫叉頂上擎，梅花朵朵遍身生。

頭長尾短腮邊縮，嘴瘦毛柔額廣平。

八尺身材高似虎，四蹄粗大恍如猩。

修成變化充神聖，今日擒拿盡快心。

眾人看罷，方曉得是鹿精作怪，說道：「壯士，這樣妖物，如何制得他住？果然手段高強，天下第一。恁的本領，那個敢不恭敬？」鄭恩聽了眾人各各稱揚，心下十分歡喜。那時就有合村的老小男女，如蜂擁而來，一齊擠進廟中，看見拿住了妖怪，都是贊嘆誇獎。鄭恩在旁聽了，更加歡喜。當時有幾個獻過兒女的，都是咬牙切齒，心眼神傷，走上前來，你也踢上幾腳，我也打上兩拳，雖然見死物而行凶，也不過聊雪兒女之痛。那時就有幾個老成的，上前問道：「壯士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目今作何生理？」鄭恩道：「咱樂子祖居山西喬山縣，姓鄭名恩，號叫子明。專門販賣香油，如今完了本錢，東闖西奔，沒有甚麼道路。祇學會了這捉拿妖怪的法兒，憑你凶惡異常的妖魔，樂子會過了無數，遇著的再沒有使他得逃性命，故此這穿吃兩字，都靠著這樁買賣。」

眾人聽了，說道：「鄭壯士，你既然沒有生意，何不就在我們孟家莊上住下，鎮邪壓魔？我們每日輪流供養。不知壯士尊意如何？」鄭恩聽言，暗暗想道：「我如今左右沒有著落，撇下了大哥，尋覓二哥，又不能相會，倒不如順著他們意兒，住在這裏，也得個飽暖，且混過了幾時再處。」說道：「你們眾位既要留著樂子，也是容易，但先要講過，方纔依允。」眾人道：「壯士有甚分付，但說不妨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住在這裏，這冬夏的衣服，不可缺少。日日的飯食，離不得酒肉兩項。還要兩個從人，服侍樂子。你們件件依著，樂子便肯與你們鎮邪壓魔，若不肯依，樂子自有去向。」眾人滿口應承道：「壯士但請放心，若肯在此，包管件件如意。但不知你心下愛穿甚麼衣服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生平最不喜這華麗兩字，祇要你們做頂黑色氈笠，一條烏綾子手帕，一領真青袍子，腳下的裹腳、布鞋、襪子，都是要一樣兒青的。祇這幾件，你們休要忘了。這兩個從人，都要十五六歲的小娃子，也把他穿得青青兒的，隨著樂子好拿妖捉怪。」

眾人答應了，就去門錢置辦新衣服，揀選了兩個從人。鄭老者回家，安備早飯，整盤子大肉，整壇頭好酒，又打一撞大餅。叫長工挑往廟中，依然擺在供桌之上。鄭恩不謙不讓，盡著量兒收拾在肚，真是既醉以酒，又飽以肉。那長工立在旁邊，見他吃完，便把盤碗碟並昨日的家伙一並收拾在擔，挑回家去。這日的三餐，都是鄭老者承值供奉。當時鄭恩叫人把大秤取來，將鹿身一稱，卻有二百六十五斤。即傳齊了眾人，把來開剝，分做四股，一股給與酒家，還了酒肉之錢，一股送與鄭老者，作為慶賀，兩股分散各家，以消積恨。晚上依舊宿在廟中，一夜安然無事。

次日清晨，鄭恩起來開門，正值鄭老者叫了許多泥木匠人，前來修理廟宇，不過修前整後，略為潔淨而已。又把泥像除出，供桌當作食臺，添下椅凳，鋪設床帳被褥等項，都是鄭老者所備。那眾人又把置辦的衣服等件，並兩個十五六歲俊俏後生，也備了衣裳，一齊送進廟來，逐件兒交納過了，即時辭去。鄭恩見了新鮮衣服，心下大喜道：「樂子若不除妖，怎能有這般好處？先前做了白吃大王，如今卻做了無憂大王了。可惜咱的二哥不能同來受福。」即時除了舊的，換上新衣。又把兩個從人也打扮得一樣青色，叫他隨身服侍，閒時又把棍法教導他，預防拿妖。從此，鄭恩住在孟家莊受享，輪流供養，快樂安閑。不多幾時，把一座村莊十分生色，盡多興旺起來，但見年穀時熟，歲稔民安，家家蒙樂業之休，戶戶得安居之慶，所謂物華天寶，人傑地靈，洵不謬也。有詩為證：

旺氣從來不自由，興隆端在吉人遊。

祇今仰慕英雄下，膾炙應教百世留。

不說鄭恩在孟家莊安身快樂。且說趙匡胤自從在木鈴關，與柴榮鄭恩分別之後，單身行走，往首陽山投親。誰知此處連年荒旱，五穀不生，把草根樹皮盡都吃盡，真是：

斗米升珠無處覓，煙消火滅有誰行。

黎民受倒懸之傷，百姓遭餓莩之苦。有餘的，宛轉移挪，尚在遷延時日，那窮乏的，流離四散，覓活偷生，不堪其苦。後賢曾有一律，單道那荒旱饑民之苦云：

水旱江淮久，今年復旱荒。

翻風無石燕，蔽野有飛蝗。

桎梏懲屠鈞，槽巢迫死亡。

虛煩乘傳使，曾發海陵倉。

當下匡胤往回數次，細細打聽，方知姨母合家，從三個月前打疊起身，往汴梁投奔自己家中去了，因此撲了一個空，跋涉枉走三百餘里。欲待回家，想那外省地方訪拿這般嚴密，諒京城之中更加緊急，怎好歸鄉？欲要投奔關西母舅處安身，這木鈴關如何得過？心下躊躇，進退兩難。

信步而行，來到一個去處，祇見前邊有一群鄉民，背上都馱著一口叉袋，從側首山路裏行來，望前而走。匡胤迎將上去，叫聲：「列位朋友，你們袋裏裝的是何貨物？可是豆麥，還是米糧？」眾人見問，把匡胤上下打量一番，見他儀表非俗，口氣又不是本處人，好像東京聲口，不敢怠慢，便答道：「壯士，我們這裏連年荒歉，粒米無收，那裏有糧？」匡胤道：「既不是糧，還是甚麼東西？」眾人道：「不瞞壯士說，我們這袋裏，都是違禁之物，乃販賣的私鹽。」匡胤道：「這鹽販到那裏去賣？」眾人道：「別處難銷，都要往關西去賣。」匡胤道：「到了那裏，怎樣價錢？」眾人道：「此去到關西，一斗鹽，祇換一斗米。」匡胤道：「便是這等買賣，做他何益？」眾人道：「一斗米到了這裏，就換五斗鹽哩。」匡胤道：「這也罷了，還算趁得些錢。」眾人道：「往來販賣，也祇好糊口。像這等擔驚受怕，卻是沒奈何，免不得為這飢寒兩字，所以權做這等道路。」匡胤道：「養家糊口，個個皆然。但眾位既往關西，為何不望大路而行，卻在這山僻小路往返跋涉，如何過得關去？」眾人道：「壯士原來不知，我們走的別有一個去處，可以偷過關頭。」

匡胤聽了別有路徑，連忙問道：「不知眾位還有那一條路可以過得此關？敢煩指教。」那眾人見匡胤要問此路，疊著指頭，不慌不忙，說出這一條路來，有分教——越過陷阱之關，投入魑魅之陣。正是：

路人崎嶇終有路，神行暗昧豈為神？

不知眾人說出何路，當看下回便知。